

烟台故事

一座端午山，半部牟平史

王锦远

在牟平，崇山峻岭比比皆是。与这些高耸入云的群峰比起来，城东三公里处的端午山实在算不上是一座真正的山。它南北绵延一百五十米，东西宽一百米，海拔二十九点六米，就像是大地不经意间隆起的一个小土包。可奇怪的是，在老牟平人心里，它却是地标一样的存在，名字和故事里藏着千年的风雨传说。

从牟台到端午

此山最早的名号，唤作“牟台”。因山顶平旷如台，方圆一亩有余，登临可尽览周围胜景。明代《宁海州志》将“牟台秋望”列为牟平十景之一，想来金秋时节立于台上，脚下长堤横卧，沁水河如碧玉蜿蜒。举目北眺，海水浩渺间渔帆点点。转头西望，城郭村落与金色田畴相映成趣，确是一幅动人的画卷。

端午山一度曾被称作“东牟郡”。据《晋书》载，魏咸熙元年（公元264年），司马昭封宗族司马骏为东牟侯，不久后这位侯爷在牟台之上修建了别墅。司马骏非寻常宗室，史称其“有孝行，好学能著书”，在晋室中声望卓著，后改封扶风王，死后追赠大司马，丧仪中特许使用帝王专用的黄钺，可见其地位之尊崇。他离此，别墅渐成东牟郡太守处理公务、接见僚属之地，百姓便以“东牟郡”相称。民国版的《牟平县志》亦载“牟平土人习称城东之牟台为东牟郡”，足见这一称呼流传之广。

日月更替，“东牟郡”逐渐被简称为“东牟山”。东牟山为何又变成了端午山？说法有二。

一说源于音转。牟平文化名家杨家齐先生推测，当地方言中“东”与“端”声母相同，“牟”与“午”韵母相叠，口耳相传之际，音讹而字变，“东牟”遂成“端午”。

二说源于民俗。据《宁海镇志》记载，端午山上曾建有双凤寺，始建年代不详。该寺以农历五月初五为庙会日，每逢端午，四方信众云集而来，香火鼎盛。久而久之，人们因会日而名山，遂称“端午山”。

音讹也好，俗成也罢，二者孰是孰非，今已难考。

东牟侯祠的迷雾

牟台上曾建有东牟侯祠，其祭祀何人，一度曾众说纷纭。元代《齐乘》称此祠为纪念西汉东牟侯刘兴居（汉高帝刘邦之孙）而建，元代《一统志》亦附和其说，言刘兴居“诛诸吕有功，惠泽及于旁人，至今庙祀不绝”。然细考《史记》《汉书》，此说破绽百出：刘兴居高后六年（前182年）封东牟侯，却“入宿卫”于长安，四年间未敢擅离京城；文帝二年（前178年）奉命就国，不久后（也有人称五个月后）便改封济北王，同年秋即因谋叛被诛。一个仅踏足东牟五个月、且以叛臣身份殒命的人，如何能够“惠泽及人”呢？又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其立祠？

明代《宁海州志》的编纂者焦希程亦觉刘兴居不配为祠主，却错将《汉书》中记载的“牟平侯”刘渫拉入其中。实则刘渫乃齐孝王刘将闾之子，

封号为“牟平侯”，其封地在今烟台福山区，与汉代称“东牟”的今牟平并非一地。终汉一朝，东牟侯仅有刘兴居一人，其国在他死后即被废除，焦希程之说，显然是混淆了“牟平”与“东牟”的地理概念。民国版《牟平县志》虽驳斥了焦说，却未能确证祠主身份。

结合司马骏曾封东牟侯且在牟台建别墅的史实，祠主应为司马骏。他声名卓著，深受时人敬重，后人因感念其德，在其别墅旧址立祠纪念，合乎情理。只因年代久远，百姓淡忘其名，只知与“东牟侯”相关，才让西汉的刘兴居误享了香火。

塔影寺踪的附会与传奇

在端午山的南坡，曾经有一座不起眼的石塔，当地老百姓皆称其为“狗塔”。为何称狗塔？说是明末时，沁水河东的一位农民带着狗去牟平城里赶集。回家路上，农民喝醉了酒，倒在塔边昏迷不醒，情况危急。他的狗为了救主，一次次跳进河里把全身浸湿，再跑回来趴在主人身上为其降温。最终，主人醒了，狗却累死了。主人为了纪念这只通人性的义犬，便将它葬在塔下，从此有了“狗塔”之名。

但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。经专家考证，这其实是一座元代的僧人墓塔。早年塔上的字迹还清晰可辨，明确记载着僧人的生平，遗憾的是，塔在上个世纪中叶被毁。原来，“狗塔”之名是百姓把《聊斋志异》里的“义犬”故事嫁接到了这座塔上。因为故事太离奇动人，大家更愿意相信传说而非碑文，时间一长，佛塔也就变成了“犬塔”。这也正应了那句话：民间故事的魔力，往往能让历史变得面目全非却又温情脉脉。

上文曾述端午山上原有“双凤寺”。有关此寺的来历也有一段有趣的传说。相传东汉末年，雌雄双凤翩然落于此山，似鸣似歌，久栖不去，终日以喙掘土成穴，双双隐入其中，杳无踪迹。古人视凤凰为仙鸟，坚信“凤不落无宝之地”，遂认定此山乃风水宝地，于是，便筹资建寺以纪念祥瑞，故名“双凤寺”。寺因凤而得名，事因奇而流传，为这座小山增添了几分灵异之气。

双凤寺之奇，不仅在于名，更在于其曾有过的“神迹”与随后的“英雄救美”。据传，寺中碾屋曾有一桩怪事：山下妇女前来碾米，一斗谷子总能多出二升净米，且屡试不爽。百姓皆以为佛祖显灵，故而络绎不绝。后人分析，这不过是寺中僧人为招揽香客，特别在女性信众而设的障眼法。然而，在这光鲜的“神迹”之下，竟隐藏着令人发指的龌龊勾当。

某年端午山会，宁海知州之子携恶仆横行霸道，强抢一名乡下姑娘囚于寺中。百姓虽义愤填膺，却慑于官威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危急关头，城内北门里的王福昌与莒城村的刘姓壮士挺身而出。二人武艺超群，毅然砸开庙门，将恶少及其爪牙投入烧纸的火池。寻获姑娘未果，二人逼问僧人，僧人初时抵赖，王、刘二位壮士遂掀翻铁钟将其扣住，四周燃起烈火。生死关头，僧人终于吐露实情：原来寺中暗设

地室，多年来被抢、被骗的妇女皆被囚禁于此，受尽凌辱。真相大白后，王福昌与刘壮士救出众女子，一把火烧毁了藏污纳垢的双凤寺，将罪恶累累的恶僧悉数投入火海。

这段荡气回肠的故事，后来被编成剧本《王福昌大闹端午山》，民国初年仍在本地舞台上演。每当演至火烧寺庙、恶僧伏法之处，观者无不拍手称快。如今，双凤寺与元代古塔皆已化为尘土，但那离奇曲折的传说，却如同端午山的名字一样，深深烙印在牟平人的记忆之中。

战火与资本交织

这座不起眼的小山，也曾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1929年4月，张宗昌、褚玉璞联军包围牟平城，困彼时的胶东王刘珍年部于城内，众寡悬殊之际，刘珍年施离间计买通张军一名营长。4月22日夜，牟平城东门悄然开启，刘军渡过城东沁水河后，换装张、褚联军军服，突袭端午山。驻守山上的一个连张军猝不及防，悉数缴械。围城联军惊闻变故，仓皇奔逃，刘军乘胜追击，于福山活捉褚玉璞。这近三十米高的山岗，竟成了扭转战局的关键。

两年后的1931年，牟平籍民族资本家张颜山也将目光投向了此地，一度将端午山纳入花园规划，修石凳、建凉亭、筑汽车路，然工程未竟便离乡，亭榭很快荒废。

英烈精神永存

当历史的尘埃落定时，端午山终于洗尽了旧时代的硝烟与浮华。1946年7月，牟平县政府组织捐款，在此修建烈士陵园，才赋予了端午山新的意义。陵园由烈士祠、纪念塔、纪念亭、墓地组成：七十余级石阶直达烈士祠，祠内悬烈士画像、存花圈，前有广场供集会；祠东五级石阶上，14米高的方锥形纪念塔巍然矗立，正面“民族魂”三字遒劲有力，上方“牟平抗日烈士纪念馆”九个大字朱红夺目，两侧镌刻355位烈士名录，背面为碑文；塔北拾三十二级台阶而上可至山顶五角形纪念亭，亭内石桌石凳俱全；西南侧烈士墓地，坟冢整齐，每块石碑皆镌刻烈士名字和事迹。

自1969年起，陵园历经多次修建：1969年与1974年两度扩建，新建牌坊大门与展览馆；2002年在原址重建纪念馆，系统展示烈士名录与英雄事迹；2016年增建英雄将军碑及系列大理石碑刻，使园区布局更显庄重肃穆。

作为重要的红色地标，陵园于1990年获评山东省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，2015年列入烟台市文物保护单位。目前，陵园已成为省、市、区三级共建的青少年爱国主义、红色文化及国防教育综合基地。

如今的端午山，松柏苍翠，树木成林。每逢清明，党政军民、师生齐聚于此，缅怀先烈。

端午山，这座蕞尔小山，早已超越了二十九点六米的海拔，成为牟平人心中一座不朽的精神地标。

注：参考资料：民国版《牟平县志》《牟平文史资料》《宁海镇志》

往事如昨

端午遗粽

柳君

又是一年端午，粽叶清香漫过街巷，我却总想起2020年的那个端午，想起母亲，想起那枚没来得及吃完的粽子。

那年端午前一日，家里早早备了粽叶、糯米和蜜枣，家属围在桌前包粽子，指尖翻飞间，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便码满了竹筐。粽叶的青、糯米的白、蜜枣的红，裹着家常的暖意，是刻在骨子里的端午味道。我挑了几个圆润饱满的，想着在敬老院里的母亲，她一辈子爱吃甜粽，定是盼着这一口滋味。

端午当天，阳光温软，我拎着粽子匆匆赶往敬老院。母亲坐在窗边的藤椅上，鬓发花白，眼神却依旧清亮。见我来，她笑得眉眼弯弯，接过粽子便剥开粽叶，软糯的香气扑面而来。我们并肩坐着，一人一口分食一个粽子，糯米黏糯，蜜枣清甜，她吃得慢，细细咀嚼，眉眼间满是安然。那天她精神很好，絮絮叨叨说着院里的琐事，叮嘱我照顾好自己，语气温柔，一如从前。我陪她坐了很久，看她安好，心里踏实，便告辞离开，只当是寻常的一次探望。

谁曾想，这竟是最后一面。端午次日清晨，手机骤然响起，是二弟的电话，语气慌乱又沉重：“敬老院来电话了，妈不太好，我正往那边赶！”我的心猛一沉，瞬间慌了神，手忙脚乱抓起钥匙，驱车疾驰赶往敬老院。车轮碾过路面，风声在耳边呼啸，我只盼着能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盼着母亲只是偶感不适，盼着还能像往常一样，可以握着她温热的手，喊她一声“妈”。

可命运从不给人留余地。当我和二弟气喘吁吁赶到时，一切都晚了。敬老院的走廊寂静无声，母亲安安静静静地躺着，眉眼平和，却再也不会回应我的呼唤。那一瞬间，天塌地陷，所有的侥幸与期盼，都碎成了满地的绝望。我扑在她身边，一遍遍唤她，可她再也不会睁开眼，再也不会和我分食一枚粽子。

如今每到端午，粽叶依旧飘香，竹筐里的粽子依旧饱满，可身边再也没有那个等着吃甜粽的人。